

>往事

矿灯照亮的初途

□ 宋玉新

自从来到矿山参加工作起,掐指一算,已将近二十年了。我在井下工作了差不多八年,不知道磨破了多少套衣服,也不知道走烂了多少双水鞋。

下井八年,我也记不清楚自己下过多少次井。但第一次下井的过程,我至今记忆犹新。因为对于没有下过井的人来说,即便能从别人的嘴里听说井下是什么样的,那也是根本无法用自己的大脑想象的,因为根本没见过实景,便无从想象。

我们一行十五个人被分到了井下综采预备队,在技术员的指导下,我们在地面值班室学习了半个月的相关技能和下井的注意事项。在某一天的中午,我们就被技术员领着下井了。刚进入到罐笼里,只见前后两面,都是铁栅栏,两侧和上下都为钢板焊接,明显就能感觉到非常潮湿,四周都有薄薄的水迹。等罐笼人满之后,把钩工迅速将两侧的栅栏关上,在一阵刺耳的铃声之后,罐笼徐徐下降,当时自己的心脏好像悬在了空中,一阵眩晕,耳朵听到吱吱的声音。这时,带领我们的技术员好像未卜先知似的让大家把嘴巴尽量张大。一张开自己的嘴巴之后,耳鸣也随之消失了。

到达井底,罐笼好像刹闸一般,速度也慢了下来。但听见自上而下的水流声,与下井的动作正好相反,

这次是先听见刺耳的铃声,再将周围的铁栅栏打开。

我们有秩序地排队出罐笼,迎面而来的就是另外一支队伍,那是在工作面工作了一天正要上井的工人。只见他们有穿红色衣服的,有穿黑色衣服的,每一个人脸上都覆盖着厚厚的粉尘,脚步匆忙,好像上井之后别人丢了钱可以让他捡似的,但每一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一种盼望的笑容。后来,经过一段日子下井之后,我才深刻地感悟到,那是一种平安的幸福,是再次回到人间的幸福,也是感受到家庭温暖的幸福,井上有妻子、儿子或老人的隐隐担忧,也因平安地回到井上而将问号化为了句号,那才叫圆满。

只见井下的巷道像地铁隧道似的,纵横交错。只有自己亲自下到井下,才能感受到那种震撼,才能感受到人类的智慧人类的伟大,只有人类才是无所不能的。

我们从一条明亮的巷道出去,有一辆缩小版的火车停在大巷门口,在信号工的指挥下,我们钻进行车里,行车渐渐加速向茫茫的黑洞行驶,过一段距离,就会在一个站点停车,然后再开到其他巷道之中,约莫经过四五站之后,我们才下车,步行在大巷的分支当中。只见巷道的四周全部都是煤,被一层铁丝网覆盖,铁丝网中还镶嵌着规整的锚索。行走的路面也高低不

平,时而上坡,时而下坡,像行走在山岭之中。偶尔看见有人开着单轨吊,像一条巨蟒似的吊着大型机械设备游走在巷道上空,消失在黑洞中。

走了一个多小时,才到我们上班的工作面。我们从一条巷道直直地进入,忽然就听见巷道上方响了一下,像打雷似的,吓得我们一趔趄。技术员解释说,那是老顶下压,习惯了就好了,整个工作面布局呈一个U字形,由皮顺、工作面、轨顺三部分组成。只见一条皮带刷刷地输送着煤。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真的非常神奇,工作面的煤墙像吃的三明治似的夹在里面,上下都是岩石,偏偏中间就是一层煤。割煤机的滚筒在煤墙下方不断地旋转,像农村的收割机割麦似的,上面的煤就会自行掉入到溜子当中,一股一股地经破碎机粉碎之后,运送到皮带上。我们沿着工作面向轨顺走去,轨顺的环境就比皮顺差了许多,大风呼呼地刮着,煤粉像蚊蝇一般到处飞来飞去,走出轨顺口就像游戏大冒险闯关。

这就是我第一次下井的所见所感。工人们身上覆盖着一层薄薄的煤泥,由于戴着口罩,只能看见黑脸中两个大眼的形象,一直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当中,那种眼神中自然流露出工人兄弟们踏实肯吃苦耐劳的精神。

>闲话

蔓长春花

□ 马浩

春日,与友人在湿地公园漫步。三月天的江南,春正当二八妙龄,温婉可人,目光触及之处,无不给人清新之感。树冠如同绿云,随风飘忽,感觉树枝上的细叶不是从枝上吐出来的,而是被春风用淡绿色的水彩涂上去的;花朵赶着趟在枝头亮相,白的、红的、黄的、紫的……溪水漾着绿波,水嫩嫩的,吹弹可破,如孩童奶气的欢笑;野草似乎无处不在,常能长在你的意料之外,青石板道的缝隙间,石桥的斜栏上,树干的疤痕里,每走一步,都会惊异大自然的神奇,阳春三月迷人的魅力。

人走路要昂首挺胸,从小家长都是这么教孩子的,含胸驼背,歪身斜行,是要挨骂的。家长教的是,站如松,坐如钟,肩要平,头要端,目要正,渐渐地养成了习惯,人看东西,多往上看,鲜有往下看,不免会失去一些生活趣味。走在春天里,人多关注到杏花白了,桃花红了,梨花青了……少有低头去看匍匐在地面上的杂花。我与友人聊这一话题时,正好行到湖边的草地上,一低头,不觉眼前一亮,但见草铺上零零散散地生长着一种不常见的“野裸子”,似乎贪恋着春日温暖的地

气,大都俯着身子。浅绿色的叶子,厚厚的,椭圆形,两头有些尖,如眼状,这本是寻常,香樟、桂花的叶子亦是如此模样,不足以引起我好奇的目光。吸引我的是叶腋下生出来的花,色天蓝,蓝色的花,不多见,而我又对蓝色的花有所偏好,比如蓝朵的牵牛花,看着无端地心生欢喜,花朵也非常别致,花瓣平躺着,呈长条状,像蓝色绢纱,五瓣,每一瓣都充分接受阳光的恩泽。花的颜色,是花的天性,亦是花的生存之道,花的颜色,如同人的性格,有的平和,有的刚烈,万物有灵,花当如此,红花开得浓烈,蓝花开得柔和。开蓝花的草木,多耐寒喜光,不怕紫外线,高海拔的地方,植物的花色多蓝色、紫色。我跟友人说,这种花的生命力一定非常顽强,怎么不大见得到呢?不常见到,未必稀有,想来原因是多方面的,也许这种花,人们种植得少,稀少便不可能随便遇到,或是人走路多昂头,地上的花草,不觉便被遗落在盲区里了。无意间的偶遇,让人欣喜,乍见之下,二目放光,亦在情理之中,既然遇到了,也算是一种缘分,怎么能不打个招呼,了解一下,先拍照,再查找它。

过去,想了解一株花,是要查资料的,往往又不得要领,想了解一种花木,十分费劲,除非好奇心太过浓烈,非要追根到底,不怕在书海里捞针,否则的话,三分钟热度一过,也就不了了之,没了下文。现在好了,无论什么花木,拿出手机一扫,分分钟,答案便会呈现在眼前,其神秘的面纱,轻易地就被撩开了。

此花,美名曰,蔓长春花,夹竹桃科蔓长春花属,是一种蔓生半灌木。果然有着极强的生命力,耐寒耐热,耐旱耐涝,不挑剔土地的肥瘠。蔓长春花原生长在地中海沿岸及拉丁美洲,不知何时,飘洋过海来到我国,落脚在台湾、江苏、浙江等一些地方。蔓长春花,猜想是国人给起的名,见着名字就觉得有诗意,充满活力,我查了一下它的花语:愉快的回忆,青春常在。看来,名者,实之宾也,亦未必。

春日,与友踏青,闲谈散心,人生乐事,不意偶遇蔓长春花,又多交一友,春光下,对影成六人。又是一段愉快的回忆。

回去之后,把拍的蔓长春花图片发到朋友圈,写了一段话:没拍你时,你属于春天,把你摄入我的镜头,我便拥有了你。

>故里 炊烟与故乡

□ 杨坚

炊烟升起的地方就是故乡的方向。

早晨的炊烟是母亲驻足村口盼家人归来的拐杖。在我的家乡,村民习惯早出晚归,一般早上10点左右,便烧火做饭。早上的炊烟轻盈而灵动,像江南的少女妩媚而婀娜,从各家各户屋顶的烟囱如泉水汩汩而出,微风拂来,似杨丽萍孔雀舞般柔美,又似一条锦带印在空中。

我的母亲早已在灶边忙得团团转,锅洞里柴火烧得旺旺的,火苗像一道道闪电直往上蹿。黄豆秆、麦秆、玉米秆,在锅洞里嗡嗡烧得似雷鸣,有时烧到还残留在黄豆秆、麦秆、玉米秆上的少许黄豆、麦子、玉米,谷物香气弥漫在炊烟中。

我和父亲拖着疲惫的身子从田地里往家赶,肚子早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一样,饿得咕隆咕隆响。我和父亲进了灶房,母亲端来了两碗热气腾腾的面耳朵,散发着麦香味,浓浓的汤汁,混着嫩绿小白菜、翠绿的小瓜,诱人极了。当父亲用爬满老茧沾满稻花香的大手从母亲手中接过面耳朵时,我早就吃得酣畅淋漓。一家人团团围坐,吃着面耳朵,洋溢着幸福的味道。

母亲从锅洞里,掏出几个烤得焦黄的洋芋,顺手从灶边拿起一根玉米骨头,刷刷刷,把烤糊的部分擦去,洋芋表皮焦黄吃起来香脆可口,里面金黄,沙沙的,热气腾腾,香气扑鼻。吃了面耳朵,肚皮鼓得像青蛙肚皮,用手一拍,“嘭嘭”直响。但看到洋芋又忍不住吃了起来,撑得像要下蛋的老母鸡,“咯、咯、咯”直打饱嗝。

炊烟是什么?是母亲做的面耳朵,是母亲烤的洋芋。

雨中,升起炊烟的村庄是一幅淡雅的山水画。烟雨蒙蒙,青砖黛瓦,厚重古朴的木门,村边飘着稻花香的谷子,牛背上的牧童,屋檐下衔泥做窝的呢喃春燕。雨中炊烟就像信鸽,扑棱扑棱从烟囱里飞出来,转瞬之间消失在村庄的上空,披蓑戴笠的村民,加快了往家赶的脚步。

雨中的炊烟有王维山水诗的意境,有丰子恺漫画的简约,有齐白石山水画的质朴。

炊烟是什么?是为你遮风避雨的温暖的家。

傍晚的炊烟是凄婉宋词。炊烟让漂泊在外的游子心头升起一抹温暖。游子是一只飘无定所的风筝,这炊烟就是母亲手中的风筝线,即使你在天涯海角,即使你漂泊异国他乡,即使你贫困潦倒,只要想到故乡的炊烟,心中就充满了踏实,忘记了疲惫;心中充满了希望,忘记了苦痛;心中充满了力量,忘记了失败。

炊烟是什么?是母亲手中的风筝线,无论你走多远,永远也走不出炊烟的诗情画意。

夕阳像一面古铜色的锣,悬挂在西边山头的树梢上,颜色由嫩黄逐渐变成猪肝色。村民家的屋顶上正在升起袅袅的炊烟,乳白色的烟柱一时齐发,召唤晚归的村民,当炊烟升到高空中时,被撕成淡蓝色的丝丝缕缕,随风而去。

看到炊烟,不约而同,村民们三三两两,踏上了似牛撒尿一样弯弯曲曲的回家的乡村小道。扛着锄头、握着镰刀、挑着箩筐,带着疲倦却又洋溢着幸福。赶马的、牧牛的、放羊的,在清脆悦耳的铃声中,向村中走来,马蹄印、牛蹄印、羊蹄印,大大小小、深深浅浅、密密麻麻,一直从山中延伸到村中,就像这乳白色炊烟,雕刻在雾霭岚岚的天空一样。香甜可口的饭菜香味随着缕缕炊烟香透了回家的路。炊烟升起的地方有温暖的家。

炊烟是什么?炊烟是香透了回家路的可口饭菜。

炊烟是庄稼人的一种期待,一种踏实,一种欣慰;炊烟是庄稼人锅碗瓢盆交响曲的华美乐章;炊烟是一条长长的风筝线,一头牵着游子,一头连着家乡。炊烟是诗经、是唐诗、是宋词,绵延千古,传唱不绝……

炊烟升起的方向,就是游子魂牵梦萦的故乡。